

AN
EXPLORA-

别求新声

陈林工笔画作品

CHEN LIN'S FINE LINE PAINTINGS

华艺廊 编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AN
EXPLORA-

别求新声

陈林工笔画作品

CHEN LIN'S FINE LINE PAINTINGS

华艺廊 编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求新声:陈林工笔画作品 / 华艺廊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218-06987-6

I. ①别… II. ①华… III. ①工笔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6986号

别求新声——陈林工笔画作品 华艺廊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金炳亮

责任编辑: 刘晓菁 钟 菱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市恒远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6987-6

开 本: 889mm×1194mm 1/12

印 张: 11.5 字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 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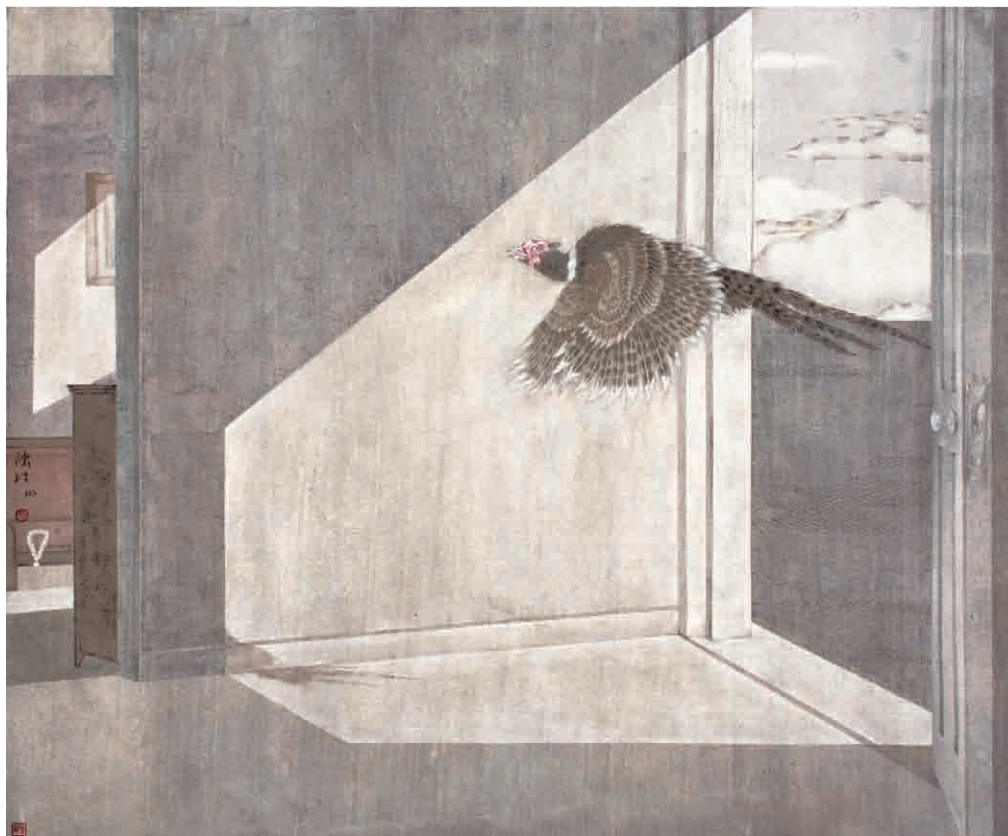
定 价: 18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1	画外谈画 ——谈陈林的工笔花鸟	文 / 张晓凌
2	陈林的款式	文 / 江宏伟
11	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有关《凡·艾克的婚礼》的对话	
31	定格·迷局 ——陈林作品观感	文 / 张见
56	所谓“构成”，中国画自古亦有 ——有关《游记·里斯特》的对话	
78	瓷恋	文 / 徐伟
97	画由尚形到尚意 ——对当代工笔绘画发展可能性的思考	文 / 陈林
108	陈林：画出心底最深的诉求	文 / 陆昂
122	四十学画琐记	文 / 陈林
127	简历	
128	图版目录	



图一 《飞过爱德华·霍伯》陈林
纸本设色 81cm×100cm
2009 年

画外谈画

——谈陈林的工笔花鸟

文 / 张晓凌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我曾经在多种场合说过，在传统中国绘画史中，画家与画匠的界限分明。仅以一技之长博取养家糊口之资者，乃匠作之人，与木匠、铁匠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通过熟练技巧完成某一拟定产品的制作。匠人并没有什么不好，相反，倘若没有或者缺少匠人，人们的生活乃至社会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明清时期有许多民间艺人凭借娴熟的造型及表现手法，为当时的人们留下了大量肖像作品，在尚无更好图像留存手段的那一时期，这些艺人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们瞻仰逝去先人容颜和留存某一具有纪念意义的生活片断的渴望。然而，无论这些作品如何逼真动人，与文人画终究分属两个范畴。艺人以技博名，文人画家假综合文化修养取胜；艺人重器，文人画家重道。艺人无需将自己标榜为文人画家，因为他们与文人画家有着各自的创作空间与运行轨迹。客观地说，当下的中国画坛，艺人多，画家少，文人画家更是屈指可数。之所以作此断语，是因为在今天读书的画家实在太少，一些人因能够画得几笔画就沾沾自喜，便以“家”自居，这实际上是对传统意义上画家概念的一种误读。

陈林是这几年来我接触的综合修养比较全面的青年画家之一。他画中所散发的较为浓郁的文人气

息尤为可贵。比之文人画，工笔画具有工期长、制作性强和不易抒发瞬间情愫等特点，因此，元代以来为许多文人画家所轻视。的确，反观传统工笔绘画，尽管代有大师出现，但部分工笔画家由于过于注重对表现对象细部的刻画，作品每每陷入板滞僵化的泥沼中。工笔画家在绘画创作中应时时以写意的情怀观照对象，相反，写意画家则需要以工笔画的理念写物造型，惟其如此，方可扬长避短。可惜这些年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画家不多。一些工笔画家往往为细节所累，而写意画家则在纵笔挥写时忘记了法度。陈林虽然以工笔手法入画，但画面却书卷气息盈人；虽刻画精微，但笔法轻松随意，毫无板刻之气。客观地说，在他这一年龄段的工笔画家中还不多见。

和传统工笔画相比，陈林的画中较为巧妙地融进了现代艺术观念，近两年来，他所创作的《画谱系列》以及将禽鸟置于以明清家具构建的空间中的《误入系列》等尤为值得一提。在这些作品中，他将现代构成理念与传统工笔绘画样式相结合，以“画谱”及特殊的空间情境为媒介，演绎心中的鸡、鸭和锦鸡等大鸟形象。这些画猛然看去有着鲜明的当下意味，细细咀嚼却与传统绘画在文脉上具有显著的传承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充分展现对象的神韵，画家必须融入它们的生活当中，感知其喜怒哀乐之态，捕捉其腾挪跳跃之形。北宋的易元吉为画猿猴深入万守山百余里与猿獐为伍，深谙其习性。另外一位画家对草虫笼而观之，伏而察之，至下笔时“不知我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这些年来，为画好这些鸟儿，据说陈林曾无数次深入农村，与它们为友，并画了大量速写，这大概正是他笔下的禽鸟造型生动、情态可人的重要缘由了。而他画中所流露的书卷气息，无疑来自这些年来他对传统中国文化的研读。自2003年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以来，他潜心阅读了大量文化典籍，在传统文化的浸润下，他的审美取向发生了很大变化，其画面越来越呈现出清逸静谧之气，就是这种变化的真切写照。

画写意需要才情、悟性，画工笔不仅需要才情、悟性，更需要定力。这一点在极为繁盛的艺术市场，特别是在画家多为市场奔走不息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画家需耐得了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方有可能有所收获。在我看来，陈林就属于这类人，这恰恰是他能够画有所成的重要原因。

陈林的款式

文 / 江宏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陈林在华艺廊举办画展并出画册，要我写点感想，我勉强应诺。说到勉强还是真实的，因为我不是评论家，不善用文字绕圈，虽然我是在一定范围内积累了一点视觉经验，但视觉还得由视觉来完成。用语言来转述，对我而言是隔得厉害。我有个固执的看法，一幅画太多谈所谓的“思想”、“隐喻”和“意义”，是说给不明白画的人听的，让他们对画起个神圣的念头。所以我只能直白地讲讲由陈林的画所引起的一些直观的想法。

陈林所从事的画种属中国画，属工笔画。说到中国画是绕不开传统的，无论是遵循还是叛逆都有个传统的影子在萦绕。这个影子是古代杰作所造成的，这些流传的杰作，从形式到技法都有一种无法逾越的完美，从而上升为一个审美高度，自然形成一种标准。标准一旦确立，也让一些遵循者在仰慕之余失去了创造的愿望，甚至变为程式、概念，从明代至近代在此领域再无辉煌，可见一斑。

其实一幅杰作的完成，可以是一个学习的范本，也



图二 《波提切利之舞》陈林
纸本设色 100cm×85cm
2009 年

可仅作启示,甚至可用来分解为各种元素取其所需。近来出现一个较好的现象,便是用新的视点将传统工笔画的某些要素提取和重组,构筑新的画面,形成别致的画风,陈林便是其中的一位。

陈林的一批新作,我的直觉印象便是有着强烈的图式效应,说到图式,若是直白一点也可称为款式。一件物品分三个方面:一是质地,二是做工,三便是款式。前两者是技术层面,后一个属形式范畴,虽然分辨时可分割,但又是融为一体的。一件哪怕极珍贵的物品流传久了,必然伴随因袭者的不断加入,变成一种固定程式,让我们的视觉生出厌倦,这对有着艺术敏感度与艺术探求者们,会产生对新的视觉的追求。显然陈林对作品新颖感的需求让他不会满足于因袭层面上的好与不好。他是沿用了古典绘画的精致与技术层面的渲染,并有效地制造出一种细腻与文雅的质地,但画面的情景及处理手段已改变了以往那种自然式的物态与自然式的空间意识。他的画的核心便是语境的转换。从大自然式的联想,转变为人为的再造的一个空间,于是在这个空间里艺术家可按自己的视觉

需求进行重组,物体的位置、块面的切割和色块的安排,可自由的由陈林甄选,我们在满足对一种细致入微的需求中更能得到对形式美感的愉悦。或许人在意识里对过去存在着依恋,但在感观上同样需求一种新图式的出现。

我不喜一味谈老传统,也不屑一味地吹新观念,我认死理,那便是看作品,虽然对陈林的新颖我还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他从描绘到组合已显露他的机智,开始协调与讲究,并且越画越好了。

陈林现在的绘画风格与追求并不是孤立的,以传统工笔画的局部精致来重造一个空间,这个空间略带舞台剧式的戏剧化与室内音乐般的悠然感,是这一新的画风的主要特征。这个被称为新工笔画群体的产生,默默地各自的载体中逐渐地形成各自的风貌,并且产生出极为优秀的作品,我乐于见到陈林与这一群体为当代中国画的发展做出的有益探索及贡献。

2010 年 11 月 21 日

怀斯的阳光

69.5cm × 58cm

纸本设色

2009 年





镜中的玛格丽特

70cm×53cm

纸本设色

2009 年



弗洛伊德·棕榈之恋

103cm × 82.5cm

纸本设色

2009 年







图三 《凡·艾克的婚礼》陈林
纸本设色 141cm×80.8cm
2008 年

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

——有关《凡·艾克的婚礼》的对话

访问者：孟繁玮（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受访者：陈林

（孟繁玮下文简称“孟”，陈林下文简称“陈”）



图四 《阿尔诺芬尼的婚礼》凡·艾克

孟：凡·艾克是大家所熟知的艺术家，他的《阿尔诺芬尼的婚礼》更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幅经典作品，怎么会想到用两只冠鹤去置换的？

陈：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置换这种创作手法并不是我的发明，美术史上这类作品非常多，大家都熟悉的杜尚那幅加上两撇小胡子的《蒙娜丽莎》，还有像玛格丽特对莫奈《阳台》的置换等。我在画前面的那些画时，心里也一直在想这些作品，我是说杜尚、玛格丽特等大师对一些经典作品的重新演绎，总在想能否做一些这方面的尝试。

孟：为什么？

陈：工笔画的创作周期非常长，一幅画从起稿、上正稿到完成，耗费的精力很多，画出来如果达不到预期效果是很沮丧的。还有一个原因，我担心这样画与原来的面貌差距太大。2009年年底，我给毕业班的学生上工笔花鸟创作课，在讲到构图时，因为要求他们在自己还缺乏构图能力时，先借鉴、参考别人的构图，为了让他们了解一些方法，我最终咬着牙搞了一个这

样的构图。之所以选择《阿尔诺芬尼的婚礼》这幅作品，是因为我非常喜欢画面中所透出的静穆气息和空间处理方式。当时我想，如果画出来不行，就权当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一次探讨，大不了不拿出去。不过，在起稿的过程中还是碰到许多问题，比如用什么样的鸟？鸟怎么摆放？能不能比较好的演绎？等等。在困惑中，玛格丽特的许多作品给了我很多启示。

孟：原来这是一幅课堂示范作品。

陈：当时没能全部完成，课程结束时只完成了一大半，还没有深入到位，但看起来效果还不错，最终是在寒假期间完成的。画完以后，正好杭春晓过来，我把这幅画拿给他看，他看后觉得很有意思，后来给一些圈中的朋友看，大家都觉着可以继续探索，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孟：看来，有时候只是一道坎的问题。

陈：有一句非常老套的话，叫做“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对于我们画画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很多时候就